



六姓同仇

六 姓 同 仇

卜 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六 姓 同 仇

卜 颖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frac{5}{8}$ 字数：50千字

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0册

书号：3088·144 定价：0.17元

内 容 简 介

《六姓同仇》是煤矿工人邢福林同志一家的亲身经历。它扼要地记载了在旧社会他们一家人怎样遭受地主、资本家、日寇的残酷剥削、压榨，而造成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怎样由四个省的六家人组成一个矿工家庭；又怎样和地主、资本家、日寇进行了坚决斗争。全书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刻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动性、腐朽性；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的战斗生活；揭示了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真理。

全书充溢着无产阶级感情，是进行阶级教育的一部生动材料。

封面、插图：邓平、森墨

目 次

引 子.....	1
一、学徒生涯.....	3
二、同藤苦瓜.....	10
三、童养遭遇.....	16
四、长工深仇.....	25
五、阶级情重.....	34
六、塞外严冬.....	42
七、风雪归路.....	50
八、新仇旧恨.....	59
九、惊雷报春.....	66
十、激流勇进.....	74

引 子

在吕梁山麓、汾水河畔的汾西矿务局，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到处是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在这沸腾的矿山，人们看到一个四十开外的老矿工，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他就是四届人大代表、水峪矿子弟学校工宣队指导员邢福林。

这天，全矿革命大批判会在工人运动场举行，四周贴满标语，场内坐满了矿工。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讲台上这个熟悉的身影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是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深刻批判。我们一定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这时，会场上口号声一片，矿工们义愤填膺，振臂高呼：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口号声一落，邢福林继续说：

“新中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打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阶级较量，破浪前进的。事实证明，阶级斗争

过去没有熄灭，现在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不会熄灭。今后，我们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忘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深仇大恨呵！”

接着，邢福林凝仇铸恨，愤怒控诉了旧社会残害他一家人的滔天罪行。

邢福林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走上领导岗位的老矿工，在旧社会有诉不尽的苦和仇。他现在这个家，是由来自四个省的六姓人组成的一个矿工家庭。解放前，他们家一姓一本血泪账，一人一腔阶级仇。他家的过去，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同仇共愤的阶级深情，同时，又深刻揭露了旧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悲惨情景。

要知道邢家六姓人是怎样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过来的，让我们从邢福林的养父邢进山来说起吧！

一、学徒生涯

一九一三年三月，河北省杨柳青镇上“俊德堂”药铺里，新添了一个十三岁的学徒。他，肩宽，胸阔，浓眉，大眼，就象个武术班的弟子，体瘦却身架壮，精神而有力量，这就是独流镇老长工邢善忠的独生子——邢进山。

他手脚麻利地滚着药碾子。“咕隆”“咕隆”，脚下的碾子滚动，碾底的药花飞奔，汗珠从那密扎的发际顺着脸颊、耳根和脖子一串一串滴嗒下来，碾着，碾着，疲惫无神的眼睛合上又挣扎着睁开，摆动着的腿停下又吃力地动起来。

“不敢瞌睡，碾啊！”他提醒着自己，眼前却浮现出离别父母到药铺时的情景：

那是炎夏的一个清晨，邢进山一早就被爹叫醒，母亲把一条补了又补的破被子卷成一小卷挎在他的肩上。父亲在怀里掏呀，摸呀，终于掏出十几个铜子来，塞在他的手中，亲切而认真地再三叮咛：“小羔（进山小名），到那儿后要多操点心，勤快些，要记住你这是在替自己闯一条路呢！”

“替自己闯一条路”，这是邢进山父母的心愿啊！邢进山家几辈子受苦受累当长工，他爷爷给船霸扛长工一辈子，到头来留给儿子的只是夏不遮雨、冬不挡寒的破草房。紧接着父亲上了船，奶奶和母亲也没明没夜地去给地主家编蒲扇，织蒲包，他们腰累弯了，头发愁白了，可是，一家仅有四口人，仍然是饥寒交迫，生活没有个着落。小羔就这样血

泪拌着糠菜在苦水里泡大了。这时，邢善忠一夜又一夜地思量着，琢磨着，横下一条心，就是老人们再受苦再受累，也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地挺着，不能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给地主当牛作马活受罪，就这样，他把邢进山送进了这家药铺当了学徒。

“替自己闯一条路”，邢进山回味着父亲的叮嘱，拼死拼活地顶着干，苦水往肚里咽，仇恨往心底藏，渴望着学到手艺的一天。

“进山！”尖厉地一声喊，随着话音，“啪！”一记耳光落在进山头上。“还没有碾完？碾到几年？不看到什么的时候了。还不去做饭！”老东家龇牙咧嘴的站在进山的面前。

进山当学徒每天的正事主要是两件：做饭和碾药。至于抓药，配方等技术活连边都不让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做十几个人的饭，啥也得亲手干，活计象山一样压来。然而苦倒别说，掌柜的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受不完的气实在使进山无法忍受，尤其是那个骄横的少东家，他不仅经常仗势打骂人，而且常常横行霸道诬陷人。

一天，掌柜的买来几斤红薯，说是老东家要尝鲜。进山拿过红薯来，洗好，放在蒸笼里蒸好。一下笼，外号叫“野狗”的少东家闯进来了，满嘴流涎水，不顾热气滚烫，伸手拿了一个，饿狼似地吞噬起来。进山回头看见，扑上去就抢，“野狗”拼命地往嘴里填，一个红薯转眼就塞进嘴里。进山手脚一齐上，直打得“野狗”连连往后倒退，“野狗”想喊，可是嘴里塞满红薯喊不出声，只好气急败坏地撒腿跑了。进山气呼呼的正往回返，掌柜的从厨房走了出来，嘴里骂着“偷吃狗”，不容分辩，抡起磨面杖向他的身上腿上打

来。进山顶道：是你们“野狗”偷吃了红薯，反倒诬赖我。我是来学手艺来了，又不是吃你的棒子来了。这算什么学徒？我不干了！他说着顺手把腰间围着的破围布撕下，照着掌柜的秃头扔去，扭头就往外跑，一口气便跑回了独流镇。



在药铺学不下手艺，邢善忠没有责骂孩子，又费尽周折让进山在天津一家玉器作坊当了学徒工。这里的掌柜的，人称酒鬼魏壶，整天吃喝玩乐。邢进山这个小徒弟，挑水做饭、提壶倒尿少

不了他，杂活重活都得他干，啃窝头，住作坊，四季和衣睡，夏天水淋淋，冬天虱爬满。更遭殃的是，“酒鬼”常常拿他来出气，头上经常被打得大包裹小包，脸上、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在这里，小羔子也几次想跑掉，可是他一想到父母亲再三再四的叮咛；一想到父母亲一辈子无手艺累死累活的苦难；吞苦咽泪，耐着性子顶着，熬呀，盼呀，度日如年，好容易熬磨了两年半。快要满师了，小羔子脸上挂上了笑容，邢善忠和老伴更是满怀希望，扳着指头数哪，计算着孩子学到手艺闯出路来的一天。

出师一天一天逼近，日子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掌柜的对

徒弟越来越歹毒，常常鸡蛋里挑骨头瞎挑刺，稍有差错，随意拣起工具乱打乱砍。已经十六岁的邢进山心里明白这是掌柜有意设的鬼门关，工作中格外操心，日夜紧张奔忙。这个壮小伙子明显地看到脸削瘦了，眼窝塌陷了，整天额头挂满虚汗，衣服浸渍不干。一天中午，过度疲惫的邢进山手把玻璃在磨机上磨着。一时倦意袭来，眼皮一打架，手一松，“嘣”一声，玻璃落地打碎了。正喝得烂醉的“酒鬼”听到玻璃声响，犹如掏心摘肝，象疯狗一样连滚带爬从楼上跑下来，抽下沙轮上的木轴，没头没脑就向进山打来。顿时，邢进山眼冒金星，耳鼓鸣响。魏壶真狠毒啊！邢进山紧咬下嘴唇，挣脱身子，奋力向放玻璃的墙角跳去，狠狠一脚蹬倒堆放的玻璃，只听见，“噼啪啪”几声晌，几块大玻璃都成了一堆碎片。接着他又闪到门口，向外冲去。“酒鬼”一看，气得脸象猪肝一样发紫，疯狂挥舞轴头撵了出来。就这样，邢进山又离开了玉器作坊。

“上哪里去？”邢进山一口气跑出三十里地，心神稍安定下来，才想到了这一问题。回家去？父母亲又看到自己半途而废，学徒二年的希望一时破灭，该多么恼火，多么难过啊！再返回作坊？“酒鬼”决不会轻饶。况且即使满师，只是饱尝了毒打的各种滋味，没学到半点技术有什么用？半截小伙子啦，自己闯一条路吧！邢进山这样思谋着，来到杨柳青一个地主家当了看门的杂工。

没过几天，独流镇有人来杨柳青赶集，看见邢进山在这里，都惊讶地告诉他说：小羔呀，你跑后，你父亲一天一趟天津，到处找你，你母亲天天在家哭，还不赶快回去！

一听这话，进山再也呆不住了，辞掉活计，飞也似地向

家奔去。走到家门口，进山的心怦怦直跳，他想进去，但又犹豫起来。

“我早说，你们别逼着孩子走那条鬼门道，你们偏偏不听。这不，孩子跑了，若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们怎么收拾？”这是奶奶的叨叨声。

“娘，别埋怨了。我们原来也是为他好，想不到……”这是娘带着哭腔的声调。

“唉！在天津跑遍了，亲戚家也找完了，还是找不着，不过娘您放心，进山总会回来的。”这是爹的唉叹声。

听着这一句句扣心的话，邢进山再也耐不住了，禁不住推开门闯进家去。

邢进山的学徒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穷人学手艺难啊！决心让孩子闯一条生路的邢善忠，到这时才算深深明白了这一点。他彻底打消这种念头，再也不让孩子出去了。

邢进山一身力气，手勤腿快，不少地主老财都打上了他的主意，什么锄地收割，什么泥瓦打杂，人们争着揽雇。这一年，在给一个姓董的泥瓦师傅帮工的过程中，邢进山学会了泥瓦的手艺，以后又学会了做醋。

一九二四年夏天，邢进山第一次以“手艺人”的身份，到天津“三立大号”（醋酱场）当大师傅。一进场门，王东家笑脸相迎，一句一个师傅，什么“工资按常规拟定”，

“搞得好东家亏待不了你”云云。邢进山一时觉得手艺人到底地位不同。可是到作坊一看傻眼了，大缸、小缸遍地摆满烂醋，腐臭霉烂味直冲鼻孔，使人窒息。看到这情景，邢进山眼前还晃动着的东家的笑脸，顿时觉得那么可憎可恶，心头不由升起一股无名的肝火：“原来这小子捉大头，让我给他收

拾这烂摊子！哼，咱走着瞧！”他愤愤想着，狠劲摔下盖醋缸的木板，向工棚走去。

邢进山在这烂摊子上忍着气干啊，干啊，眼睛熬红了，身板子拖瘦了。一年时间生意由亏变赢，王掌柜一时又阔了起来，盖房置地，娶媳妇嫁闺女，天天迎亲送客，顿顿喝酒吃肉，家业大振，十分得意，可他对邢进山却冰冷如水，给他的工钱分文没加。这就是资本家的“仁义”？这就是“手艺人”的处境？邢进山看着资本家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想着家中忍饥挨饿的父母，看着“三立大号”日益兴隆的买卖，想着自己家里难度的日月。越想越气，越比越恨。我们用血汗养肥了资本家，资本家反过来却坑害咱受苦人，世道竟如此不合理！邢进山边想边踏进柜房，拿上工钱，把铺盖一卷，说一声“你们另找人吧。”头也不回，坐船抄水路扬帆而去。这下可把王掌柜急坏了，立即坐火车追来。他托人又说好话，又许愿，可是倔犟的邢进山根本不理睬那一套。结果，那醋酱场，一时雇不到大师傅，醋都坏了。

有人说，“饥荒饿不倒手艺人”。可是那年月，军阀混战，炮火连天，抓丁抓差，搜刮民脂民膏，乡下人民生活根本没法过，别说修盖房子的少，就是搭炉盘炕的也不多。邢进山手拿瓦刀无处使，还得走父亲那条路——给地主锄地、看场、打秋、晒蒲，扛短工来。这种干了今天没明天，过了今日愁明日的生活，一直熬到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投敌卖国政策。北京沦陷了，天津沦陷了。国民党军队成天象丧家狗一样抱头鼠窜，象丢了魂一样向后退却。一路上掠夺抢劫，大发横

财，老百姓无不切齿痛恨。

一天，邢进山站在房顶上泥草房，远远看见杨柳青的方向尘土飞扬，涌来黑压压的一群人。不一会，这群人窜进村来，他们穿黄皮，拖长枪，东家出，西家进，乱骂乱翻，追鸡牵牛，抢包袱，抢粮食，无恶不作。一看这情景，就明白：刮民党、白狗子又来了。进山没来得及下房，白狗子已溜进院子里来，慌慌张张搜刮了一顿，夹着尾巴跑了。

邢进山心头的怒火未熄，“轰隆隆、轰隆隆”、“叭叭叭、叭叭叭”的枪炮声又燃起了他新的仇火。白狗子逃走的第二天，日本鬼子鸣枪放炮虚张声势又扑了过来。村里人纷纷转移，邢进山顾了家里还帮着招扶邻居。等他收拾停当，刚走到大门口，只见鬼子端着刺刀已在街头出现。他知道走不掉了，索性返回来，佯装干活忙起来。鬼子张牙舞爪在家里翻腾了个遍，没有发现什么疑迹，才没有把他抓走。

日寇的进犯给华北人民带来了灾难，华北城乡家破人亡，土地荒芜，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背井离乡。日寇的侵犯更加重了邢进山家的灾难。经过这样连续几次糟害后，坐月的女人暴病不起，扔下一个女儿离开了人世。时隔不久，祖父和父亲也都在愁苦中病故。前后不到一个月，一家就抬出去三位亲人。日寇的蹂躏，生活的摧逼，迫使悲愤万分的邢进山，忍痛离开了年近的母亲和幼小的女儿，被招工队骗到山西大同煤矿。

二、同藤苦瓜

“呜呜——呜呜——”

“唉呀——唉呀——”

“娘呀——娘——”

邢进山天天下工后从黄崖底白工棚前过，天天都听到这凄惨的哭泣声，痛苦的呻吟声和悲切的呼喊声。

这是谁家？什么使他们这么悲痛？进山疑惑不解，不由自主地向房门走去。他撩起草帘一瞧，工棚内一幅惨景立刻把他怔住了：土坑边躺着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双眼紧闭，满脸血迹，嘴里艰难地喊着“娘——娘呀——水”。旁边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毛头赤脚爬在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身上“呜呜”哭泣。那女人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房内垃圾遍地，灶火冰凉……。看着这一切，邢进山浓眉紧锁，脸上布满了愁容。

这时一位老大娘端着一碗开水，怀中揣着两块干窝窝片走了进来。从这位大娘的嘴里才得知，原来，这孤儿寡妇三口是河南人，他们被日本人抓骗来山西大同煤矿后，染上了伤寒病，女人叫杨秀英拉肚不止，大儿子叫张法财流鼻血，都已经躺倒几天了，只有小儿子张小林没病，但他连糠菜也讨要不来，一家无依无靠，不是这位同乡大娘喂点汤水常来看望，早被拉尸队抛进了“万人坑”。

说到伤寒病，邢进山不禁打了个寒颤。眼前顿时涌现出

在日寇摧残下，无数矿工患伤寒病惨死的情景。

地处雁门关外的塞外古城大同，一年暑短冬长，从全国各地抓骗来的工人无棉衣挡寒，没热炕取暖，干牛马活，吃发了霉的黑豆饼、高粱面，喝井下的污水，哪个能受得了。没几天，许多人都染上了病，鬼子不仅不给治疗，反而一发现患病者，就说：“传染病的死啦死啦的”。重的，被拉到“烧人场”活活烧死；轻的，赶进“阎王洞”（隔离所）不闻不问，连病带饿很快就到半死，然后被活活扔进了“万人坑”。一九三八年和邢进山一起抓来的十几个同乡人，到一九三九年六月份，大部分都这样惨死了，剩下他和另外几个人，也是死里逃生啊！那年，一来大同，邢进山才明白，这里并不是招工队说得那样开机器，修楼房，有吃有穿。他们一进口泉就象犯人一样被关了起来，白天黑夜都有鬼子端着枪监视。他们整天顶烈日，冒严寒，修铁路，开大井，干最重最苦的活，整整苦干一年连一个工钱也不给开。一天晚上，气愤不过的邢进山串通几个工友，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他们刚走出不远，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沿大路紧紧追来，邢进山和另外几个工友从河床里机智地绕过鬼子的追踪，跑到永定庄煤矿。他哪里知道：两地一个样，依然逃不出日寇的魔掌。一年来，他病了找工友，伤了靠工友，在和穷工友相依为伴的岁月中，使他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天下穷人心连心，受苦人抱成一个团来对付鬼子、把头的残害，才能死里求生。

邢进山从杨家出来，心神怎么也不能安定，眼前一直晃动着杨家母子那凄惨的情景。强烈的阶级感情激励他忘掉疲劳，不顾饥饿，东跑西凑借了些钱，把杨秀英母子送进医院治

疗，并将小林安顿到自己那里，心里才感到宽慰了一点。

自此，邢进山天天往医院送汤送药，杨秀英母子的病才逐渐痊愈。这寡妇孤儿打心里感激老邢。秀英利用给人洗补衣服的空隙，翻遍全家的家当，找到一些破布，并将积攒的几个钱扯了一尺新布，做了一双结结实实新帮新底的鞋子，送给邢进山。大儿子张法财，也跟着邢进山去干活，一心想替他分担点重活干。

“嫂子，我看人家邢进山就厚道，干脆和他结婚算了！”

“秀英，这年头，你们孤儿寡妇找了老邢还有个依靠。”

邻居嫂子和二娘都劝秀英和邢进山结婚。可是，每当人们这样劝说的时候，秀英总是低着头不作表示。

秀英这样想：自己已近四十岁的人了，大儿子十八九岁也长成了人，再熬上几年或许能盼出个好时光来，守着两个儿子就这样慢慢熬着吧！

然而残酷的岁月，并不象秀英想象的那样。就在这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娘，我趁天还亮挖点野菜去。”

“哥哥，我也去。”和往常一样，杨秀英头也没抬，应了一声，专心干着手里的活。刚下工的张法财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拉着小林挖野菜去了。

突然，“蹬蹬蹬”一阵脚步响，“通——”门踢开了，闯进三四个人。为首的满脸凶色贼眼溜转，四下觅寻。

“你把法财那贼小子藏在哪里了？”

杨秀英从口音上才辨认出这是几天前假惺惺称“老乡”